

那天一早,孩子他妈喊:“小宝,到小区儿童乐园领花!”“儿子在做功课。”我挺身而出:“我去取!”“依去做啥?瞎起劲!”噢,原来是母亲节!对啊,相对我,她是夫人,不是母亲。我开车送儿子去取,发现都是丈夫带着孩子去的,捧着素白无瑕的芍药,回家送给妈妈,而且由孩子送上。

如果妈妈们去领花,回家献给自己,多没面子呀!女人可以给自己烧菜,犒劳自己。也可以在周五下班回家,给自己买束花,回家插在客厅中央的圆桌上的琉璃束腰瓶里,给自己添个好心情。但自己给自己献花,不是犒劳,而是自嗨。

就像谈朋友,一定是男的请女的:喝茶吃饭看电影,这叫潜规则。

写在黑板上的叫规则,比如进办公室必须穿西装、系领带。

不言而喻的叫潜规则,比如进办公室不能穿背心、趿拖鞋。

自然而然的叫作“文化”,比如在母亲节给年龄稍长的阿姨送花。

婚前进咖啡店,男士买单。

婚后进咖啡店,夫人买单。

时尚女性,下班路过咖啡店,会进去坐下,自己给自己买单,看看街景,然后回家,那是上海的西式文化,在巴黎街头常见。但陌生男人过来给你买单,一般人不会坦然接受。

取花点在儿童乐园,这个位置让妈妈们倍感骄



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(1587-1670),原名曹永昌,字葵字,通州余西场(今南通)人。其始祖是北宋开国功臣武惠王曹彬,金人南侵,曹氏一脉流落至常熟,明洪武年间,其父曹应登迁泰州,曹永昌少年时强悍不驯,犯法当死,泰州府尹李三才为其开脱,曹永昌以“钦犯”身份,浪迹于苏北市井间。一日,他在一棵大柳树下,顾同行数十人曰:“嘻,吾今氏柳矣。”遂改名柳敬亭。因其“面多麻”,人称“柳大麻子”。

柳敬亭好读野史,得演义小说一册,见市井有说书者,亦开始模仿,说着说着,便有了些听众,遂以说书为生,渐渐有了点自负。松江府一位读书人莫后光听了柳敬亭说书,对其直言:“说书是门技艺,高明者须描摹故事中的人物性情神态,还需熟悉各地的风俗人情。只有学会春秋时楚国艺人优孟以隐言来进行讽谏,才可达到说书的精妙之处。”这番话说得柳敬亭大为叹服,拜其为师。

柳敬亭专心致志反复练习,过了一月去见莫后光,说给他听,莫后光听后说道:“你说得让人欢乐喜悦,可以笑矣。”柳敬亭回家,又仔细琢磨了一月,再去见莫后光,莫后光听完叹曰:“你的书艺,能让人感慨悲叹,痛苦流泪了!”柳敬亭感出话中之音,又返家苦练了一个月。第三次他去见莫后光,莫后光这次赞

傲,最佳磁场,相当于男人站在女厕所附近的绿化带里,拎着包等女朋友。遮阳篷下叠着一个个硬板纸箱,两位姑娘守着,笑盈盈地一递上喇叭口的一捧花——油脂画纸像只蜡烛包,呵护围拢地扶直花儿。我们小区住户近千户,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远大于几只正牌LV包包,这就是格调与境界。

小区还有位邻居,靠生产农业饲料起家成为当年中国首富的东方新希望——后来拓展养猪业,独生女留学回来,下猪舍养猪。四月份刚被封控时,食品紧张,她决定赠送,一户一肩猪,一头猪左右双肩,一肩从肩到尾,剥去头与腿,中

端长方形:五花肉与排骨,送到家还是软软的带皮热气肉,巨镬锅红烧肉,不仅喷香,而且微甜。

上海的女人很矜持,尤其婚前,搭足豆腐架子,上海话叫“放放彪劲”,让追求者围着你转,摸不清你的心思。底层逻辑:婚前得到不易,婚后倍加珍惜。如果婚前热情逢迎,上海人就要称之为“倒贴户头”,垆台!小姐妹间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
这次上海被封期间,各个小区涌现出大批志愿者,女性占了大部分:贴时间贴精力贴铜钿,统统都是“倒贴户头”,像阳光付出不求回报。“倒贴户头”这一名词,疫情期间开始凤凰涅槃,蜕下贬义的蚕茧,蝶化成仙,披上了褒义词彩衣。

被封前小区有个业主群,人数很少,那是为了选举业委会,听说是吵架群。被封后,现在几乎户

户参与这个群,守望相助。谁缺了打印纸,立刻有人上传放置货物的方位照片,且注明门牌号,这样不必敲门致谢,既免被打扰,又获得帮助,保

为熟悉的陌生人点赞

李大伟

持有温度的距离,相当于父母与婚后子女一碗热汤的住宅距离。等你晚上开门,放置捐物的地方,可能有一板短颈啤酒,显示受惠者的感激。有时团团圆圆的货,达不到起送份额,就自然顶包拿下,然后将多余的送给给保洁。天天忙着关注群的,基本是太太,互不相识,却互通有无,甚至吐槽聊天,上传偏爱的美食品牌,转发共同关心的

问题。被封前小区的邻居们都是彼此孤立的“原子人”,在群里成了“陌生朋友”,如刀背的两面,彼此隔离又背靠背,刀刀是汇合点。



山东威海市有个幸福公园,背靠市区,面朝大海。公园广场上有座幸福门,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门字形,高四十米,对面就是北洋海军的诞生地刘公岛。这里是游客必到之地,也是市民常来的休憩之所。

去年,我和老伴在威海暂住。一日吃过早饭,乘上巴士,沿海岸线一直开到幸福公园。先上幸福门,

现在饭后出门散步,迎面对视,立刻点头微笑,尽管还是陌生的朋友。

危机意味着转机,拜被封之赐,上海人又进步了:从对熟人的微笑,进化到对陌生人微笑。被封前,上海人对着陌生人视而不见,尤其陌生的异性,否则就有花痴的嫌疑。

熟人社会对熟人友善,这是农耕村落的文明。

陌生人社会对陌生人友善,这是都市人文明。



幸福门

漆世贵

借助望远镜饱览刘公岛景色,然后在海边看人垂钓,在公园里随意转悠,走得累了,又回到幸福门下。

老伴在幸福门下找到一个台阶,坐下来休息,她身边已有一位老太坐在那里,老伴叫我过去,

对熟人微笑,对陌生人冷漠,这一直是都市人的面部表情。被封前,上海人是遵守公共规则的城里人,虹镇老街苏北人,青云里湖北人,永安里广东人为主,浙兴里多宁波人,鞍山五村多山东人,深深烙印乡村熟人社会的阴影。

被封期间,小区里的邻居们,开始对陌生人报以友善的微笑,不惜援之以手,不求回报。上海人开始割城里村落人的尾巴——境界仅限于遵守交通规矩,否则罚款扣分,这是源于物质层面的利害得失;甩掉乡村熟人社会的阴影——对陌生人微笑。

4月送猪肉,5月送花。送肉是物质层面,送花是精神层面,哲学原来是这么感性,看得见摸得着。



坐在她俩中间,彼此都挨得很近。那老太衣着朴素,看起来身板结实,和我一样也是一头白发。我坐下后,她和我很随便地交谈起来,好像我们是熟人似的。

老太是本地人,姓刘,住在威海郊区,天气好,一个人乘上41路公交车,花了40分钟到幸福公园遛弯儿来了。她告诉我,她今年七十九岁,有一个儿子,六个闺女,十个孙子和外孙;今年有三个孙子和外孙考上了大学。我问:老伴怎么没来?她说,老伴比她小六岁,在家还能帮点忙。

在我们说话间,刘老

我是长宁人,出生在路边陋室里,襁褓中睁开眼看到的第一条马路就是长宁路,听到的第一声汽车喇叭也在长宁路,沿着长宁路我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大半辈子都住在长宁,长宁路与我有着很深的渊源。长宁区许多地名都带上“长宁”两字,消失的火车西站曾叫长宁站;还有长宁电影院、长宁中学……父母母亲每逢上海解放的纪念日,总要跟我唠叨那晚长宁路夜战迎接解放的故事,那是正式宣布上海解放的日子;母亲说起那夜牺牲在这条路上的解放军战士,眼眶发红。

1949年5月24日夜,解放军七十九师首先沿长宁路攻入上海市区,长宁路响起一夜枪声。母亲告诉我,那夜子弹横飞,国民党军队以沪杭铁路为据守,抵抗沿长宁路向东进攻的解放军,国民党军队的子弹嗖嗖地落在屋顶,打碎的瓦片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为了不造成长宁路两旁市民伤亡,面对碉堡里射出的机枪子弹,解放军没用过一颗手榴弹,更没用过炸药包,却因此大量伤亡。那天,折进陋巷隐蔽的战士低声传达命令的话语声父母都听得见,苏北话、山东话都有。地下党提前布置,身为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人纠察队的舅舅一家一家悄悄关照:打仗的时候居民不要出来,可以躲在桌子底下、床底下。于是全家人披着棉被躲在八仙桌底下,大伯和大伯母躲进一口大缸,缸口盖上棉被。

天明时,枪声平息下来,家人个个平安无事,大家内心明白:天真的亮了。弄口的大饼店、老虎灶跟往常一样开门营业;米店也卸下了门板,生意照做。父亲骑上自行车沿着长宁路上班,跟往常不同的是道口以西的长宁路上躺着不少牺牲的解放军战士。不少战士在上海有亲戚,为了上海解放,他们英勇牺牲在亲戚的家门口!

那天,兆丰公园(今中山公园)的长宁路大门口广场上坐满了解放军战士,一片土黄色军服成为长宁路的崭新街景。电影《战上海》中解放军从火车上冲过苏州河铁桥的身影,桥堍碉楼上国民党军官嘶力竭叫喊“炸桥”的镜头至今难忘。那列火车就是在长宁路道口的铁路西站启动的。解放军用“瓷器店里捉老鼠”的战略,把大上海解放了,一座完整的工商业大都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。据说陈毅元帅的吉普车就是从长宁路开进设于圣约翰大学(今华东政法大学)的上海市军管会,与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会合,揭开了新上海的篇章。

长宁路道口、火车西站房南边曾有个钢筋混凝土碉堡,上面布满了被子弹击中的凹痕,可见长宁路道口战斗之激烈,我跟小伙伴们曾经钻进去玩过。直到建轨交三号线时铁路桥和桥堍的碉堡才同时被拆除。

太不时拿出手机来听电话,轻声讲了几句就关上了。我看那手机,比普通饼干大不了多少,大概只能通用。我说,你的朋友还不少啦?她说都是几个女儿打来的。说话间,老太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这时,老太的手机又响了,这次是大女儿打来的,老太说,该回家了。她站起来,临走时又对我

说,她有社保、医保,生活无忧、幸福……说完就径直朝马路对面走去,把背影留给了我们……

人的一生中,会经历多少人和事,有谁能说得清楚?但有些点滴小事,却能在心中保留下来,是什么原因,有时也难以说清。直到今天,我还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位老太和她那幸福的一大家子。

七夕会

不太好。退休后,机缘巧合,喜爱上太极拳运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身体日渐强健。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二十年,从此踏上了健康路。

女拳师打好拳,还要压压腿,下下腰,练练站桩,强化基本功。其后还要到一旁设有多种运动器的露天运动场,选用各种健身器械,再做一次锻炼。平日里,她喜欢使用一款立式腰背按摩器,按摩后背和腰部,借以疏通督脉与带脉等经络。通常她听着舒缓的音乐,随着乐曲的节奏,从上到下,由左到右,有序按摩。

说来有趣,女拳师打拳之际,她的身后总跟随五六名老太太,均是八十岁上下之人,她们也跟着学那一招一式,抬腿举步、振臂出拳……女拳师见了笑笑说:“大家在一起挺好的,既可互相交流学习,也比较热闹。”您瞧,这位女拳师会说话又谦虚,也真是“独乐乐,不如众乐乐”。

社区拳师美女姜

徐永清

在我们小区的花园,每天清晨,总见一位身材苗条、身姿挺拔的女性在打太极拳。她身着白色丝质太极运动服,在晨风的吹拂下,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韵。只见她双脚并拢,全身放松,调整气息,随即:起势、揽雀尾、单鞭、提手上势、白鹤亮翅、搂膝拗步……

大凡熟知拳术的人们都知道,打拳的目的是内外兼修,提高身心素质。打拳之际,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,女拳师还融入了个人喜好与理解,有的招式力度大点,强调阳刚之美;有的动作幅度大点、舒展点,强化视觉美感。她的“揽雀尾”与“如封似闭”中的“推”,双手仿佛汇聚了千钧之力,“手挥琵琶”的演练,像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,似在弹拨,似在点化,姿态优美,飘飘欲仙。她那“云手”一式,看似绵绵不绝,却有吞吐八荒之意,打造成和谐与美好。

女拳师姓姜,人称“美女姜”。她原来是企业管理人

员,据说身体一直

健康